

元稹

曾經滄海難為水？

元稹，字微之，別字威明，唐洛陽人（今河南洛陽）。倘若只看表象，他堪稱為完美人生的代表：論功名，他出身貧寒卻官至宰相，成為炙手可熱的權貴代表；論藝術成就，他與白居易並稱「元白」，他所創作的《鶯鶯傳》被改編成為《西廂記》代代相傳至今；論情愛，他一生既有化作筆下鶯鶯的表妹給予永世難忘的初戀，亦有尊貴端莊的髮妻韋氏與之共譜過美滿融合的夫妻生活，更有掃眉才子薛濤終其一生的追隨。可是，這樣一個看似功成名就、才華橫溢的男人，在歷史中留下的卻是狼藉的聲名。

特約撰稿人 李一帆

斷腸悲歌假風流

元稹幼時家境並不好，他在《同州刺史謝上表》中就寫道：「臣八歲喪父，家貧無業，母兄乞巧以供資養，衣不布體，食不充腸。幼學之年，不蒙師訓，因感鄰里兒稚，有父兄為開學校，涕咽發憤，願知詩書。慈母哀臣，親為教授。」但是，這一切並不妨礙他成為遠近聞名的才才子。他在《元和五年授吳端公崔院長五十韻》中寫過一首詩說自己：「邀我上華筵，橫頭坐實位。那知我年少，深解酒中事。能唱犯聲歌，偏精變籌義。含詞待殘拍，促舞遞繁吹。」意思是，他能歌善舞，還精通筵席上最時髦、最流行的酒令遊戲，成為宴會上嘉賓。此外，元稹還能寫一手好字，《宣和書譜》說他的楷體字「自有風流蘊藉，挾才子之氣，而動人眉睫也」。

不過，元稹最「拿手」的還是詩歌。《舊唐書》記載，唐穆宗還在太子位時，宮中女子便特別崇拜元稹，經常誦讀他的歌詩，並譜成曲傳唱，像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」、「誠知此恨人人有，貧賤夫妻百事哀」等名詩名句便是出自元稹。他的摯友白居易誇他「每一章一句出，無脛而走，疾於珠玉」，意即元稹詩歌被傳唱的速度簡直比珠玉轉手的速度還要快，可見他的才情及名氣之盛。

張生豈是有情人？

真實的元稹絕非如他的詩文所寫的那般情深意重。他的一生中有兩處「硬傷」常為後人詬病，皆與情字有關：一是在宦途中與各地風流才女談情說愛的情史，一是走門閥路線攀龍附鳳娶貴族之妻的婚史。

元稹的初戀始於普救寺裏的相遇。在那裏，他救下遠房表妹雙文，並為雙文的花容月貌所打動，不停地透過丫頭給雙文傳話訴說相思。對於元稹的撩撥，雙文心裏是七上八下的，她喜歡才子才思敏捷，但又害怕才子風流無情。矛盾的煎熬令她最後還是放下矜持主動約見元稹，她說：「您開始時保護我免遭災難，可最後卻是想著趁火打劫得到我。你用淫亂來代替暴亂，算什麼高明與慈愛？我本想把詩壓下來，但那就是包庇婢女替人傳信之不端；可若是告訴了母親，又會背棄您的恩情。今天的約見只是希望您用禮義約束自己，不要害人害己！」說罷，雙文拂袖而去。元稹呆若木雞，羞愧難當，之後幾日他不吃不喝地躺在屋裏，可在元稹絕望之時，雙文居然乘著月黑來



京劇《西廂記》劇照。張生的海誓山盟，終究抵不過功名的誘惑。



元稹將自己與表妹的故事寫成《鶯鶯傳》，經元代劇作家王實甫改編為《西廂記》代代相傳。

到元稹身邊。從此幾個月，雙文總是晚上悄悄的來，早上輕輕的走。但隨著科考日期的到來，這一對露水鴛鴦不得不依依惜別，雙雙約定待元稹高中後便會成親。可是，進京後的第一年，元稹落榜，他給雙文寫信訴苦，雙文寄去一枚玉環表明自己「堅貞如玉」與「始終如一」的心跡。第二年，元稹終於高中，但他為仕途順利卻迎娶了京兆尹的女兒為妻。據說，元稹後來經過雙文家時，曾請求雙文以表兄妹的身份相見一面，但遭到雙文的拒絕，她只是寫了首詩寄給元稹：「棄我今何道，當時且自親。還將舊時情，憐取眼前人。」

這個故事後來被元稹寫成了《鶯鶯傳》。他還寫過不少詩歌懷念與雙文的戀情。如《嘉陵驛》：「牆外花枝壓短牆，月明還照半張床；無人會得此時意，一夜獨眠西畔廊。」《春曉》：「半是天明半未明，睡聞花氣醉聞鶯。娃兒撼起鐘聲動，二十年前曉時情。」

字裏行間無不是對舊日溫暖的觸景生情，但始亂終棄的結局終究難以掩蓋。更可惡的是，元稹在《鶯鶯傳》裏借張生之口寫道：「大凡上天所造就的絕代佳人，多是害人害己的主兒。比如崔鶯鶯若是婚配富貴人家，憑藉其嬌寵定會鬧出麼蛾子來。從前殷商的辛帝，西周的幽王，就因為女色而國破家亡，至今仍被天下人恥笑。我的德行不足以戰勝如鶯鶯這樣的妖孽，因此克制感情、選擇放棄才是好的。」一場「始亂終棄」的戀愛，錯誤竟是對方過於迷人！把薄情寡義說得這般振振有詞，難怪魯迅要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說他「篇末文過飾非，遂墮惡趣」。

百年都是幾多時

拋棄表妹後，元稹迎娶了太子少保章夏卿的女兒韋叢。當時，他只是一名秘書省校書郎。章夏卿出於什麼原因同意這門親事已無從考證，但元稹在這門婚事無疑是高攀了。婚後，他與妻子隨岳父到東都洛陽，在詩歌裏，他自嘲道：「紫垣驕騎入華居，公子文衣護錦輿。眠閣書生覆何事，也騎羸馬從尚書。」也許，他是感受到自己與岳父一家社會地位的差距，心裏難免因趨炎附勢而泛起一絲難堪？

婚後七年，妻子韋叢去世。元稹寫了一系列感人肺腑的悼亡詩，最著名就是《離思五首之四》：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取次花叢懶回顧，半緣修道半緣君。」《謫悲懷》：「閒坐悲君亦自悲，百年都是幾多時！鄧攸無子尋知命，潘岳悼亡猶費詞。同穴冥何所望？他生緣會更難期！唯將終夜長開眼，報答平生未展眉。」字字含淚，但實情是元稹在妻子死後不久就新納了妾，更與名妓薛濤、歌女劉彩春有情感糾葛。可見，他的一生，好詩詞不過是博名聲的工具，真要是落到自己頭上，寫得再美妙的情詩也不過是自我安慰或是自我懺悔的表演。

國學大師陳寅恪在《元白詩箋證稿》中評判元稹：「微之年十五以明經擢第，而其後復舉制科者，乃改正其由明經出身之途徑，正如其棄寒族之雙文，而婚高門之韋氏。於仕於婚，皆不憚改轍，以增高其政治社會之地位者也。抑更推言之，微之之貶江陵，實由忤觸權貴閹宦，及其淪謫既久，忽爾變節，乃競幹諛近幸，致身通顯。則其仕宦，亦與婚姻同一無節操之守。惟窺時趨勢，以取利自肥耳。綜其一生行跡，巧宦固不待言，而巧婚尤為可惡也。豈其多情哉，實多詐而已矣。」



歷史深處的中國教會大學

對接古老與現代的橋樑

教會大學最直接的貢獻就是把現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國。幾千年來，中國沿襲的官學、書院、科舉等傳統教育模式都與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相去甚遠，無法培養起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科學技術人才。而教會大學的進入，為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在中國塑造了仿效樣板。它們中佼佼者的水平接近了同時代歐美一般大學的程度，其成就使今日中國大學難望項背。例如，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和新聞系，在全世界都有影響力；東吳大學的法科，在二戰後的「東京審判」中，中國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出自東吳大學；醫科更是教會大學的強項，協和醫學院、湘雅醫學院、齊魯大學等校的醫科，為中國培養了最優秀的醫學人才。

在中西文化交流中，教會學校也有著先天的優勢，它們開啓了中國近代海外留學的先河。1846 年美國傳教士布朗將馬禮遜學堂的 3 名高年級學生容闓、黃寬和黃勝送到美國求學。由於這 3 位學生都是窮苦人家的子弟，教會在他們留學期間還給他們的父母寄贍養費，為期不少於兩年。後來除黃勝因病回到香港外，黃寬和容闓都學成回國，黃寬成為了經過醫科大學正規

今天的內地學子聽說過「教會大學」的人恐怕不多，但在 20 世紀上半葉，教會大學卻還是中國高等教育中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。中國的教會大學最早於 19 世紀晚期由西方基督教會、天主教教會出資興辦，至上世紀 20 年代之後已蔚為大觀，包括燕京大學、上海震旦大學、嶺南大學、長沙雅禮大學、金陵女子大學、東吳大學、聖約翰大學、之江大學等二三十所，教育網絡覆蓋大江南北。

訓練的第一位中國西醫；容闓從耶魯大學學成歸來後，致力於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的教育計劃。後來，他先後帶領了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學，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消失在 1952

可以說，教會大學對推動中國融入現代文明，推動華人教育和社會的現代化居功至偉。可是，1949 年之後，教會大學在中國內地的生存空間日益逼仄：當年 8 月，毛澤東在《「友誼」，還是侵略？》一文中——點了多所教會大學的



1927 年，美國耶魯大學的長沙分校。

名字，指責它們是「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工具」；1950 年 9 月 23 日，中國基督教界發表宣言「防止帝國主義利用教會危害中國人民」，各個教會大學校長紛紛簽名支持「肅清美帝文化侵略」；1952 年，中國內地進行全國院校大調整，教會大學便集體消失了。之江大學校長李培恩曾這樣評價教會大學之於中國，他說：「若中國今日不需要外國文化之輸入，則盡可閉關自守，而無待於西洋科技藝術之灌輸、社會經濟思想之流入。然在今日之中國，其實際對於外來吸收之不暇，遑論拒絕。足見西洋文化之輸入，乃為補救中國文化之不足而決非侵略的。」

傅雷的人生境界

1908 年 4 月 7 日，傅雷生於江蘇南匯縣傅家宅（今上海市南匯區）。1912 年時其父傅鵬飛因冤獄病故，由母親撫養成人。20 歲時留學法國巴黎大學，逐漸成長為中國著名的翻譯家、作家、教育家、美術評論家。他翻譯的作品以揭露社會弊病、描述人物奮鬥抗爭為主，比如《歐也妮·葛朗台》、《高老頭》、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等。他對美術及音樂理論與欣賞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。此外，傅雷對其子家教極嚴，而又父愛至深，其家書後由傅敏整理成《傅雷家書》，感動無數國人。

1958 年，在上海「反右補課」中，傅被上海市作協劃為戴帽「右派分子」；同年 12 月，他的長子傅聰從波蘭駕機出逃英國，此後，傅雷閉門不出。1966 年 8 月底，傅雷遭到紅衛兵抄家，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，遭到罰跪、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凌辱。幾天後，傅雷及夫人朱梅馥被發現自縊於家中，為了怕踢翻的凳子驚擾鄰居，他們甚至在地上鋪了一層棉被。傅雷留下一封遺書給同在上海的妻兄朱人秀委任後事，包括：代付九月份房租 55.29 元；交還沈仲章托代修手錶一隻；600 元存單一紙給保姆周菊娣，作過渡時期生活費；姑母傅儀存之飾物被紅衛兵取去沒收，只能以存單三紙（共 370 元）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；現鈔 53.30 元作為火葬費。

傅雷的謝幕悄然無聲，卻又具有擊碎人心的力量。他在《傅雷家書》中寫過一段給兒子話，「我素來對死看得極淡，只有鞠躬盡瘁，活一天做一天的工作，到有一天，死神來叫我放下筆桿的時候才休息。」

上圖 傅雷
下圖 傅雷及夫人朱梅馥

